

這個想法，對病人有萬般的好處。

我回國於民國 40 年代，當時台灣的牙科臨床程度之低，為現代牙醫師所無法想像。從事牙齒治療的人們，一是屬於戰前留學日本的牙醫，在開業界已混了半輩子，可以說是鬥志不再、準備退休養老的人；二是意欲在“牙齒的買賣”中能撈得更多診療費的密醫、鑲牙生或技工。此應屬於牙科醫術的金屬冠補綴工作，好像變成五金工人在工作一樣，而從事牙齒治療人員無異是變成罐頭外殼之製造工人。在牙醫診察室裏治療中之操作情況單純，可是以病人的立場而言，情何以堪。

就以一般被認為最難的牙科器具消毒而論，幾乎完全被忽視了，多數的開業醫，對操作在病人口腔內的器具即僅僅用酒精擦擦而已，削牙的手機甚而不加消毒，此病人用完繼而用於下一個病人。在“齒科店”裏，即用紙擦拭染有血液的神經拔髓針後，將它深深插入下一位病人的牙髓。

說到削磨一顆活生生的牙齒，這些人並不考慮到如何施行無痛治療。當時牙科治療對病人無異是一場酷刑，抽除神經過程中，失活神經劑用亞砷酸，添入亞砷酸進入蛀牙洞裏後牙齒繼續疼痛，更糟的是殘留下半段牙神經不容易調節，此劑使部份仍活的狀態殘留著，結果等到拔髓過程時再次挨痛。

製造金屬冠為了容易裝上，時常做得比原形稍大，結果病人治療後，用餐咀嚼時，整排牙齒中只碰牙冠而產生後遺症，影響至健康牙齒。帶鉤可撤式義齒，大部份做得不合適，根本咬而不觸，再者傷害牙齦，破壞了旁邊好的牙齒。

讀者讀到此處，不免感覺我說得不實在，認為我在撒謊，那時候的牙科確是如此，我所寫的一點也不虛偽。當然了，不